

顏色

6A 張俊傑

「紅橙黃綠青藍紫……」母親拿起畫冊，一邊唸出各種顏色，一邊指着七色彩虹。

我坐在媽媽身旁，睜開圓圓亮亮的小眼睛，跟隨著媽媽的手指的移動，不時的點頭，一副聰明慧敏似的樣子。

「寶寶，記得媽媽教你的東西沒有？」媽媽用溫柔慈祥的聲線問。

「紅橙黃綠青藍紫，我都背好了，嘻嘻！」可愛的小男孩順著次序，清清楚楚把彩虹的七種顏色數了出來，然後笑了，他沾沾自喜的模樣，媽媽忍不住的抱他一抱。

隨著時間的流逝，當年可愛天真的小男孩，轉眼間，已經長大成一個成年人。在外表上看起來，跟常人沒有丁點的差別。在平凡的背後，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，卻是與眾不同。

如果你感受一下盲人的生活，你可以閉起雙眼，又或者帶個眼罩。但我告訴你，我是一個全色色弱的患者。你能感受一下我看錯顏色的滋味嗎？彩虹，我能分辨七種不同的顏色，但會記錯他們的名字，簡單來說，你把「黃綠青」又或者「藍紫」調亂了次序，我就無法將它們正確排序。

色弱是先天辨色能力出現問題，東方男性每一百人就有八個患有。然而，得到這個缺陷，不是因為我懶惰，亦不是我頑皮，更不是因為我反叛，而是我的命數。上天早已安排一切，它與生俱來，我沒法反抗，亦無法逃避，唯一可以做的是逆來順受。我從小就知道「人可以信命，但不可以認命」。由我出生的一刻，老天爺要讓我把所有顏色弄個亂七八糟，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。但我不會認命，不會放棄，不會氣餒。

中一的一次英文測驗，一根淡紅色的原子筆，令我成為學校近十年來，首位用紅筆完成整份試卷的學生。結果老師揪了我出來，狠狠的臭罵了一頓，我低下頭邊哭邊對老師說：「對不起……老師……我分……分不出……」

從此，筆袋中的每一枝筆都要通過審查。我拿起一枝藍色原子筆：「藍。」媽媽說：「對。」隨手放進筆袋，再拿起一枝紫色原子筆：「藍。」媽二話不說就把筆往垃圾桶掉。

記得兒時，未知道自己色弱，受著一連串英雄式電影、電視劇的影響，我的志願不是要當個英勇的軍人、消防員，就是當個邏輯細密的警察、幹探。那時侯，我的確滿腦子都是英雄主義。

可惜，事與願違，長大以後，我明白即使有強健的體魄，機智的頭腦，但只要過不了辨色檢查，腦海中一個又一個的肥皂泡就會統統幻滅。殘酷的現實告知我的人生，注定跟任何紀律部隊都談不上半個字，就連一個海關關員的入職要求，也達不到，更談不上成為一個軍人。我曾經為此失意過。

不過現在為了尋夢，我像消防員般，要求自己要有強健的體魄，軍人當不成，我就讓自己去打野戰，學習野外求生，從種種的活動中找回自己理想的碎片。

回頭想想，其實做人處世，要面對的艱難，數之不盡，許多事情根本無法去衡量公平與否。我當過推銷員，因顏色接近，發錯收據白做了兩天。這對我公平嗎？世界各地，有人生下來就四肢不全，發育遲緩，他們莫論當什麼消防英雄，連走路也不成，上天對他們又公平嗎？有時，我會被人不停地問：「這是什麼色？這是什麼色？」答錯了，換來一番取笑而已。這小小的挫折，如果跟地中海貧血患者相比，每個晚上捱上六、七小時肚皮針，這又算得上是痛苦嗎？

有人說過「客觀的事實，須要人用主觀去評論。」透過態度和觀點，事情的好壞，往往取決於自己。我的色弱是上天給予的，我卻利用它，使新朋友會對我眼中的世界追問不下，彼此很快就變得熟絡，又或者用幫「眼」這個藉口，找個伴逛街就變得容易多了。雖然在我的世界，有很多的顏色，我一輩子都分辨不到，認不出，但我絕不會因為身存缺陷而感到悲哀、可憐。反之，上天沒收了我的顏色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憑著樂觀，正面的做人態度，終有一日，我可以為我人生的填色冊塗上色彩繽紛的每一頁。

教師回饋：你是一開始已接受了這事實而不再介懷，還是經歷了什麼事故？開首頗吸引，若加插媽媽教畫彩虹的情節，則可呼應結尾的「人生畫冊」；文章情感真摯，細膩動人。（洗佩玲老師）